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

十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瑤林卷之十八

前集

外修門

（品節）

心使氣日強

老子符玄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何上八公章句云神明保祐含毒蟲

不螫音猛獸不據獲鳥不搏亦子不害於物之於赤子也

骨弱筋柔而握固赤子筋骨柔弱而特物未

壯之合而駿子重反又作精之至也

終日號而不距和之至也

知常曰明人能知常則道之常行

心使氣日強氣實內故形柔而

物壯將老則枯老

不道早已不得道者早已死也

喜怒足以致疾

文子臚老子曰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

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嗜

驚怖為任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

明者得其內得其外者五臟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踈

達而不悖物不與堅強而不匱用柔

閉四關則終身无患

文子德老子曰故閉其四關口耳止五道謂五即与道淪神

明藏於无形精无炁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聽而不以聽口當

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為知而不矜直性命之

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在於耳即其聽聰留於

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无患四支九

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注云夫精神存於目則口閉不妄動五道

及於身生死不係於懷
是直人得道所勝之地也

忿怒飢飽思慮不失則万物不能害其身

管子勤平正擅旬論治在心此以長壽於能平而論其則和氣獨擅

益并而長則可以忿怒之失度乃為之圖若忿怒過則度則節其

五欲去其二凶喜怒過則皆能不喜不怒平正擅旬凡人之生

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詩有

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藏大充

於大攝骨枯而血涸大攝骨枯而血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成和成

和暢而有所成也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言精智生舍於和成飢飽之矣

度乃為之圖圖之於度飽則疾動飽則疾動飢則廣思飢則廣思

老則長慮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四末飢不廣思

飽而不廢廢止老不長慮困乃激竭困而速竭大心而敢大心而敢

勇敢寬氣而廣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形安則志能守一

而棄万苛守一則無煩故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

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之行行氣似天之布雲也凡人之生也

必以其歡歡則志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則失紀憂悲喜

怒道乃无處憂怒則苦愛慾靜之遇亂正之若愛慾則當

則當勿引勿推福將自歸任平勿引來而勿推也彼道自來可

藉与謀藉因也其細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

一來一逝躁則來其細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

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承而屯泄中无敗中无敗

中无敗節欲之道万物不害節欲則

起居飲食寒暑各有節適而後壽

管子形勢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躰累而壽命損

嫌食者躰不肥

管子同養嫌食者躰不肥

肥故曰此食者不肥體

正氣灌注而無窮則可以長生

子華子子華子曰正氣之在人也上下灌注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極也不可以為量也是能使其神之所擇鬱之勃之而不屈是能使其形之所宅完固靜專而不可撓是故能通於養氣之術者不可以不務白也且氣不勝邪攻之矣攻之而不已則氣必挫挫之而不已則向於銷亡矣正氣漸盡邪術壯長心傷於中而色澤外變神去其軀而死矣是以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為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臟腸固其腑源流溢而溢而不溢沖而不盈夫是之謂久生

智知所持則知所養

子華子子華子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行人亦如之血氣和合營衛流暢五臟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具然後成人是故五臟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反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有所顧慕謂之慮二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

榮衛之行當無失厥常

子華子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陽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昏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技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溢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矣所謂養者養此者也

善養生者如庖丁之善用刀

莊子養生吾生也有涯所稟之分而知也無涯音佳反以

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元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
曠進慕哉或曰愚者與賢者一也豈有清於為之必然而不能
也之問遠之與之去也一也豈有清於為之必然而不能也哉
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口求食不以足求地不以
以手求行豈百骸无一定司形兒无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无情未解形兒也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
也者豈有非為情則无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无情者言人之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者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當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生明生之自足莊子曰道与之貌天
与之形之中也伯也則形兒无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
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夫神不休於性分之
自生之極則勞矣故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槁梧而瞑也
子以堅白鳴之言几子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非情之所生而
况他哉故金万物形云為無舍皆在元情中
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選言轉反舊思緩反

平易恬淡故德全而神不虧

莊子意刻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

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而任自然其死也物化所然无靜而

与陰同德動而与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

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反馳呂知与故循天之理故无天災无物

累无人非无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

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寤教音无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

音虛无恬淡乃合天德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

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无所

於忤虛之至也不与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故曰

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

役物養形不足以存生

莊子達生之情者通暢也通暢不務生之所无以為分不貪

之物為已事務是達命之情者通達於世不務知之所无柰何

不貪於命表之事而為養形必先之物順養身形必先以物有

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積聚有餘而有生必先无離形生有以不

可高形亦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愛形太甚至有止生之來
不能却其料也皆造物自然其去不能止其去也亦不可禁止
然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貪積資貨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
存生保養身形乃世死之則世奚足為哉則世間物務何足
並係向辨

形不勞則精不虧

莊子前同弃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形全不復

命精固不虧與天為一故焉止天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郭象

所偏為物故合則成軀陰陽配合散則成始無自息萬數則又始形精

不虧是謂能移物俱任化而轉精而又精是與義也反以相去

天反本還原以相自然之道並句解

其神全者犯害而不害

莊子前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
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

是故選音居郭音雅云物而不措彼得全於酒而猶若

是辨故失其所知耳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

傷也外故曰藏

善養生者必鞭其所不及

莊子生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賢孝生孝養生吾子

與祝賢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平拔把也箕以待

門庭亦何聞於天子威公曰田子无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開

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鞭如字崔本

視其羸瘦在後者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曾有单音豹者

姓单巖居而水飲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

幸遇饑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音薄无不走也

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内而虎食其外毅養

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衽席飲食之間所當畏

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道以全身養生為先

莊子前同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技推反又首

反司馬云土直如糞草也李云糟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

魄也皆不真物也工又音如字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自

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聲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珠哉

人不能自養資物以養

列子楊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陰

生之最靈者人也人首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

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生

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

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

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

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

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

至人矣此之謂至之者也我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

知公之為知公至之為至也

善味生疾好色損精

韓非子夫香美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說情而

損精

真人不以脩養亂其心

淮南子真人之所游若吹呶呼吸吐故內新能經鳥伸是浴

躩鷗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滑心滑也滑亂

引其神屈伸與眼是非真人為之直也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心也

安身

曾子之言善安身

家語黜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
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弘深肅括則可以提身

揚子修或問士何如斯可以提身李輔曰提安也。只必曰提

光曰提是支曰其為中也弘深李曰中者心也。其為外也肅括

則可以提身矣李曰肅括也。肅括也。其為外也肅括

肅括也。其為外也肅括

大惡也。光曰數行對切慎之於微則過惡不大

為身之術

家語禮記顏淵將西游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
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
勤勤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哉



三死皆已取之

家語禮記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

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厭而求不止者

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

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斷身有節動靜

以義喜怒以時无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功成身退

文子德狡兔得而獵大鳥高馬尺而良弓藏各成功遂身退天
道然也

明哲可以保身

揚子問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馬光

諸論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越日

如康行翳路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而活者此所謂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

衛身以道不以劍

揚子吾劍客論曰劍可以衛身曰狂當作狂使人多禮乎也

也劍客之論謂劍可以衛身揚子以君子之衛身當由大道今以劍為可以衛身則非矣夫三木四石者多以恭山豈使人之多禮乎言不能也。家語孔子告子路曰衛身以仁以忠不以劍此意同見劍類

全身

五者全身之道

說死職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謹讓亂止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辱難湔洗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也故曰去傲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稱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存於得人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出入當謹

量遠近以計糧

莊子逍遙適莽蒼者莽莫浪反或莫郎反蒼上蕩反或甘蒼近郊之色也三食七月而

反腹猶果然果如字又苦反飽兒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

糧所適亦遠則聚糧亦多

文中子之汚主人不授館

中說宋董常之喪子赴洛洛在常欲道於汚池主人不

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讀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

也輟讀而竟未獲味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

懼通能之斯孝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員具餐焉

遠害

去智逃名而後可以遠害

莊子杻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音公任如字太公

也任名往弔之者子幾折機死乎曰然子惡去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生言人之死所以東海有鳥焉其為鳥也紛紛然其鳥以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其鳥以食不敢先嘗其鳥以必取其緒其鳥以是故其行其鳥以列不斥其鳥以子其意者飾知其鳥以以驚愚脩身以明其鳥以行故不免也其鳥以鮑向解其鳥以昔五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其鳥以名成者虧其鳥以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其鳥以人其鳥以道流而不明其鳥以居得行而不名其鳥以常乃比於狂其鳥以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其鳥以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裘褐食行其鳥以粟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其鳥以

壽

大椿以八千歲為春秋

列子問荆之南有真靈注曰木名也生江南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注曰木名也生江南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注曰木名也生江南朽壤之上注曰木名也生江南有菌之者注曰木名也生江南朝生暮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蟻蚋者注曰木名也生江南因雨而生見陽而死注曰木名也生江南

人以仁而壽物以性而壽

揚子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

顏冉命夭而德壽

揚子前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壽之不足也宋咸曰言顏回冉伯牛德也何不壽曰德故爾

招以音招無不中万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指棄也擲持
神全矣聖人折制万物不傷也招射的章

老景

如牽牛羊入屠所

抱朴子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至死轉近

老景

墨子華髮隨顛

疾

醫和以晉平公疾為不可為

國語謂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出日不可為也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節傳色感以生蠱蠱於女以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生疾非鬼神亦非飲食良臣不生天命不祐

辭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晉諸侯以

佐君為諸侯盟王於今八年矣內無奇應諸侯不二應也子

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也和聞之曰直不

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規輔拱木不生危拱木危

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八年之謂多矣死也何以能以文子曰

暨及國家乎對曰上暨暨國是為醫國其次疾人固暨官也

官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也

興蠱伏而章明者也蠱氣起則蠱伏藏穀不朽故食穀者盡

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前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夫

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也文子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君諸侯服

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過是晉身之殃也過十年謂及

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彼楚十年平公薨

荀子解傷於溼而擊鼓三痺則必有弊鼓受豚之費矣而未

俞讀為疾之福也痺身冷疾也痺於溼則患痺反擊

不彈痊飲藥不能已病

韓非子反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適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七情致疾

淮南子源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并慎曰怒者陰氣也陰為空相連故曰薄氣發疴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乃成績好

增繁多禍乃相隨

醫巫雖殊救病則一

淮南子嶠病者寢席懸之用針石巫之用藉藉所救均也醫巫

和謂在文曰巫藉米所以厚神藉音

淮南子賊凍瘕者假兼衣于春而賜病暑者假美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八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十九

前集

外修明

修身

治國在於治身

文子仁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聞修身未聞脩國

荀子道請問為國馮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人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人而求之親愛已不可得也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已用為已死不可得也不為已用不為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動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滅亡不可得也

正身則可以正人

揚子旣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司馬光曰工巧則績善工

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揚子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

身弓思矢義的

揚子補脩身以為弓矯思斯也以為矢吳汝曰矯思猶正思也立義以為的莫而後發發必中仲矣義言脩身正思定而後

發俱中道之直莫定也

繩墨自矯

自知者不怨人
荀子駢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

思利已則不能利人

淮南子子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

善毋及身惡毋及人

說苑言善毋及身言惡毋及人

治已未至則不足治人

子家子惟學所以治已也仕所以治人也今之士治已未至而急求治人安知古聖賢成已成物自有序耶

無諸已而求諸人

中說中子曰中也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

物我

物之在外者善惡所致皆不可必

莊子物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黃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誠之血三年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李公曾參至孝為人所憎嘗見也

而後

內重則外物自輕

荀子子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凡言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

物我皆物

淮南子子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各為物也

務內

務外游者不如務內觀

列子曰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言所適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辯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與而曰固與人異與凡所見亦恒見其變張湛曰首非是淳之向之亦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變玩以爲異者也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與我俱往務外游而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而人坐七天之形矣故言取足方取象二儀量降口欲此象山谷明肉車於土壞血時屬於川瀆溫氣同乎火火氣息不異風雷內觀諸已聚有履涉朝野出後備所元哉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賦內定故不知所適反觀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游志觀故能遇物於身故不知所賦物物皆觀矣游志觀故能遇物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失倫大廢

五

失倫大廢
說死說不修其身求之於人是謂失倫不治其內而修其外是謂大廢

榮辱由中

尸子卑墻來以榮辱由中出敬侮由外生

表裏

聖人文表行裏

揚子鍾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

修己不以不偶而自怠

君子不以困窮而改節

家語在孔子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

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

荀子躬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折損也閱賣也謂

不市士君子不為貧窮忘乎道

行義不可以人不知而自怠

淮南子幽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行道不可以不遇而自畫

整隅子曰澗底之松千尋之標風雨所飄霜露所及而未嘗以材不材易其秀君子履道無躁世之非腴無尤人之不談生雖不違名亦隨昌

反己

曾子以三者自反

荀子曰曾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駘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往身昌然人謫而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命失請已而反請人豈不亦廷哉

知己者不怨人

淮南子總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主

五反

警隅子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衆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

無諸己而望諸人者亂

家語頤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

欲魚不如結網

文子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結網

不知反己

桀紂自謂過武湯

顧子遊女見人而樂之則自謂逾於姬姜桀紂見人而尊之則

自謂過於禹湯

已不孝友而論人孝友

唐子有父不能孝有兄不能敬回論人父子之義昆弟之節猶
譬弓自向接彈及丸豈不惑耶

己不孝而責人以孝

唐子行非其所獲而以督人是猶答父而責人以大舜之節罵
母而責人以魯閔之行

才不充而耻祿之不厚

整陽子救整陽子曰女不耻其身之不正而耻其色之不偶士
不耻其才之不充而耻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

嫫姆自謂媚勝西施

劉子嫫姆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自稱賢於堯舜

不量

情有所急則不服量

文子德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敵後見准

螻蛄當車轍

莊子以問汝不知夫螻蛄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也

耳目

耳目不可兩用

文子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
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

以天下之耳目視聽則無不見聞

鄧析子目貴明耳貴聰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
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視聽之官

管子彌耳目者視聽之官也

心無嗜欲則耳目聰明

管子術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位凡
運為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

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心處其道九竅
循理心之君外常能順道則九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

耳目為聲色亂則不聰明

莊子 五色亂目則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

視聽

亢倉子視聽不用耳目

列子沖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
立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立
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
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姓張英見云楚史記作亢倉子
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張英曰夫形質者心之室
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

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曾異矣其道奈何寡人

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張曰此形智心合於氣

於無者無則神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

介然之有唯唯矣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

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

所知其自知而已矣竟知之所至耶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

中尼笑而不答

視不兩明聽不兩聰

袁子有離婁之目不能兩視有師曠之耳不能兩聽

視精則辯朱紫聽精則分鄭衛

揚子語或問蒼蠅紅紫李軌曰蒼蠅同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

紫之奪朱也紅即朱也蓋止也或問蒼蠅紅紫李軌曰蒼蠅同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

雅樂似曰聽聽牙音昔人所難辨雅樂似曰聽聽牙音昔人所難辨

曰朱曠音未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光曰言精心以求
或問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
多哇音瓜則鄭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宋光曰
本亦推人揚推大率鄭衛不能入也光曰黃鍾為律本聖人為
也今今於李本作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
惡華丹之亂窈窕書惡法辭之涵法度也光曰此也古忽

視聽言行先正而後畏人

揚子音或曰盲貴音請條音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
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祖不
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盲貴其猶侮諸

視無形聽無聲

莊子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
聽和焉

聞見

多見多聞守以卓約

揚子音多聞則守之以約李軌曰所守簡要○吳多見則守之
以卓李曰所觀廣遠○吳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李
少聞无要約之守少見无卓絕之照○吳曰不聞荒僻何以表
情要卓卓謂
取其高遠

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

說苑音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曰日之
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
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憤者延而進之分紛而立管
仲曰子善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
莒對曰臣問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
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二色優然喜樂者鍾鼓之

色愀然清靜者縷經之色教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言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言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服者其唯言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問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

聞而棄之

國語

今子聞而棄之是蒙耳也

傳聞失實

辯人言黃帝鼎成群龍上迎之妄

子華子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

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辯也惡足以相感召而實使之耶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恠也吾聞之大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諭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偽則知者止之譎甚而般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鑪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眾陽器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

淮南子注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黠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

因其已然見其永然

淮南子鮪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刀者見其有所害也

見同而心異

淮南子說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籥牡也

人苦不自見

韓非子能見百里之外不能自見其睫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文子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變林卷之十九 前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

前集

外修門

德

士不可以一日不為行

莊子盜子張問於滿苟得姓曰盍不為行下孟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云云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加職聚以桀紂之名則有愧色美宰相以孔墨之行則必改容

莊子前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盜曰謂臧聚後盜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

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無隱不彰

荀子勸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而崖不枯崖者百行不可一虧

子家子士有百行一行或虧不得為全士當何喻哉荀子曰百發一失不足為善射

言行

行不可以不修言不可以不謹

家語本孔子曰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行先言後

曾子終曾子曰君子行欲先人言欲後人不能行而言之誣也

壇宇防表

荀子效儒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有壇宇謂有所尊高也行有防表謂有標安存云此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安國語之也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德之求不貳後王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古是言遠道過三代謂之濇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之不雅事而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是矣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官謂之室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則不教也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則不聽也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國寶國器國用國妖之異

荀子大器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如器而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謂之求以故謀重耳故下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君子言必有中

揚子君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弼中而弼外也之運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反丁仲也不行行必有稱反証也

德言之長行之宗

揚子至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

行不顧言

管子既實取而言讓行陰而言陽

君之言行必可再

管子辨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之大禁

言行相反

荀子勸學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偃伸時身而好升高也指其頂者愈衆



抱朴子 葛稚川不以片言半字煩人



天子勇於順時安命

莊子知北游孔子圍於江而弦歌不憊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云云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前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

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遇矣吾命有所制矣非已制故无所用其心也夫安於命者不計也

也問

孟軻勇於義

揚子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子路勇於外尤勇於內

子家子學者之於子路惟知其勇於外而不知勇於內語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即勇於內也當熟思之

狗彘賈盜小人君子四者之勇

荀子勸學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耻不知是非不辟辟死傷不畏衆彊悍悍然愛也宋曾之問曰悍也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

也為事利執為及利也為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忤
悍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
所在不顧其權不顧其利率國而占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
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上勇中勇下勇

荀子性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中
道道也不阿其所也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上不脩於亂
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俗也仁之所在無貧窮仁
之所亡所富貴惟仁亦在為富貴也禮記曰天下知之則欲為天
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也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
勇也傀也獨居之見也曰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
也重也信者信也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
也尚也接接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廣自解安於解也言以解勝
佳買反買也苟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荆軻神勇

燕丹子血勇怒而面赤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田光所
以知荆軻者神勇也怒而不變

下莊子以養母三北母沒取三甲首償之

新序下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
三年冬與魯戰下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為母死是以三
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
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
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尔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
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責塞矣吾聞之節士
不以辱生遂逐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威世斷家
於孝不終也

力

有力之力不若非力之力

列子神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儀堂谿抵言之於周宣
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
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反之也春蠶也音終之股堪勝
也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
猶撼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
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間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立子
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張湛曰
飾物物既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
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為海改其所難故學跡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古人有
力卒秋暑所聞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今
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
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善用其力者不猶愈於負
其力者乎

以力勝人者傷人之民則人之民惡我而欲為我鬪

傷吾之民則吾之民惡我不欲為我鬪

荀子王奪之人謂賢人輿國也疆奪
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輿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
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疆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
以力勝之矣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
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
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
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為我鬪吾民
日不欲為我鬪是疆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
少累多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守者

勇力不足以持天下

淮南子莊桀之力別脣伸鈎索鐵歛金推移大犧水殺鼃鼃陸

捕能罷船角也索鉤也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或

德力

力多者有能敵德大者無能及

揚子孝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出

百人便德諧頑辯和頑賢讓萬國以神知情天地成日言

能敵之知形不測百人乎光日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

力猛於德者不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

謙卑

謙則有益

老子謙曲則全曲則已從眾不自枉則直枉屈也記而申人窪鳥

則盈他窪下水流之弊則新自受薄後自記先人天少則得

取少則神明託虛不自見故明聖人不自伐故有功也

也見賢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伐故有功也

不自矜故長貴大不自大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謙虛之益

老子道人之所惡去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者

法虛空以為稱者如謙卑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

教謂為強去柔為剛去我亦教之強為弱去剛為柔強梁者不得

其死吾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始也

貴以賤為本

老子法本故貴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禹

以下為基造必必尊貴當以下為基猶築室下若禹

孤寡不穀能如車載為眾輻所聚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嗟

故致數反色主車無車致就也章无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以喻侯

王不以尊號自名不欲碌二如玉落二如石多王少故見貴石

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王為人所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

大国下小国则取小国

老子謙大国者下流治大國不當如居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大國天下士天下之牝牝者陰類也柔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反茲小國則取七喻反又小國則謙下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此言國無大過失能執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下者謂大國更以下大國不過古和反又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臣僕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

滿招損謙招益

文子許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謙則得衆

尉繚子得衆在於下人

自損所以為益

說苑勸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守愚守讓守怯守廉

說苑勸高上尊賢无以驕人聰明聖智无以窮人資給疾速无以先人剛毅勇猛无以勝人不知則闇不能則吝雖智必斷然後辨之雖能必讓然後為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周公以六守戒伯禽

說苑勸成王封伯禽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

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膏一沐而三濯髮一食而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士吾同之曰行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
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以
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
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
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
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

楚莊以下士一言而退晉師

新序晉人伐楚三舍不止大夫曰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
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也如何其辱諸大夫
也大夫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
也請擊之莊王悅泣而起拜諸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
為在己且君下其臣猶如此所謂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未可攻
也乃夜還師孔子聞之曰楚莊王霸其有方矣下士以一言而

敵還以安社稷其霸不亦宜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
謂也

為人下者猶土

家語在子貢問於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
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相_也也_也之深則出泉樹其
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出_也焉死則入焉
多其功而无其意恆其志而无不容為人者以此也_{又觀篇子}

夫子自謂猶醯醢

莊子加子孔子見老聃。出告顏回曰立之於道也其猶醯醢
焉微夫子之發吾讓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_{醯醢醢中}

云孔反

庚桑不自有畏壘之功

莊子楚_{庚桑}老聃之役_也有庚桑楚者_{庚桑姓}偏得老聃之道
以北居畏壘之山_{畏壘力界反山名}其臣之畫然知_音者去之

其妾之挈苦姓知反也又然者遠去聲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
便居三年畏壘大壤壘音禮畏壘之民相告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
洒索然然驚見異之今吾自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
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
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
而百草生正得秋而万室成夫春為秋豈无得而然哉天道已
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一丈即今之方丈室也而百姓
猖狂不知所如往捕蚶蚶音也耳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
豆予子賢人之間我其杓音的又之入邪物標杓吾是以不釋
於老聃之言互見元倉子

孫叔敖三相而心愈卑

荀子說語曰緇立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也官久
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
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

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死見

自下者人高之

摠子寡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

謙則無怨

中說述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无辱辱而不彰者也

君子不欲多上人

中說述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

不欲多上人

有當自高自貴之時

孔叢子 假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

三寶

三寶

老子三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

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
我能為道人之今捨慈且勇捨慈仁也捨儉且廣捨儉為奢也
後且先捨其後已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

不伐

心不德而色不伐

荀子諒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不自德以仁義在
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猶然如將可及者君
子也

楚莊以群臣不父己謀為憂

吳子圖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起進曰昔楚
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
何也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曰王能得其
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
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漸色

國海

有形招禍

文子誦老子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藏於
無形行於無息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始於無形動於不得已欲
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死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死為而
治者失其所治即亂失所寧者謂齡躬而求寧則固矣故
不欲碌々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
其泉必竭直木必伐華榮之言後為愆石有正傷其山豎首之
患固在言

自晦則可以全生

莊子韓有孫休者踵也門而詫也駑也反子扁音扁又慶子曰
慶子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
事君不遇出賓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暗鵲遇
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

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道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
特而為之長聲而不宰非其自長耳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
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無中
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

莊子徐元南伯子綦隱去几而坐仰天而嘘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充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
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眾三賀之以得
其為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
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
矣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致彼而適足以傷我故曰不悲
矣之則其悲稍去而泊也無心結縶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自晦者人依之

莊子御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音茂又人伯昏瞀人

曰奚方道而反曰吾驚焉曰惡駘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陸音其內不釋也怕形謀音成光郭曰幸動

以外鎮人心郭曰其內不釋也怕形謀音成光郭曰幸動

餐人特為食以羹之貨無一本無多餘之贏音其為利也薄其

而為權也輕而猶若是無而況於萬乘之主身勞於國

而不知盡於事彼將仕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

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苟不道形則所在見保二者

也張湛列子注云汝若默然不自顯躍適齊無幾何而往則

戶外之屨滿矣張湛列子注云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音杖音登

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本亦通客之人必刃者以告列子列

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發如字司馬

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

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任乎而化則無感無求而為用之感
豫出異也先物施惠不日因彼象出則異也感物如此乎而焉用
感豫出異必且有感搖而本才
無也字張甚列子注云皆皆彼所小言盡人
動與汝游者又莫汝告也本之徒不皆相語彼所小言盡人
毒也同上故為人毒害也莫竟莫悟何相孰也相成濟也巧者
勞而知者莫無能者無所求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
游者也夫无其能者唯聖人耳過此以下至於昆虫未有自志
日莫竟莫悟何相孰也告語也孰誰也者推相親愛者既所告語
此不相親愛之至也此段互見列子黃帝
篇內文止何相孰也无巧者以下二十九字

孫讓

虞舜以爭田為閑田

家語生好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也盍
往質之質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為大夫
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為閑田矣孔子曰以此觀之文
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

舜讓天下於善卷

莊子讓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夜聲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
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
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
莫知其處

舜讓天下於北人無擇

莊子前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
人也居於畎畝司馬曰塵上日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
又欲以其辱行下孟漫反武謙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音之淵

山海經云在江南海云在南陽郡

堯以天讓許由

莊子道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本音

爵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

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賓乎鷦鷯鷦鷯集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

飲河不過滿腹偃鼠偃鼠一曰偃鼠扶問反文歸休乎君子死所

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各安其所

公孫支致上卿以讓百里奚

說苑堯秦穆公既得百里奚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

秦國處僻民陋以愚元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勝臣君

之祿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失

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君失

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

茲父目夷交讓太子

說苑正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

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

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

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

公不許強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

夷歸也

延陵季子能捐千乘之國而不恨

說苑卷八吳王壽夢有四子長曰謁下序謁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札號曰延陵季子最賢二兄皆知之於是王壽夢薨謁以位讓季子季子終不肯當謁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伐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為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怨可以庶幾矣又見新序

晉趙衰以伐鄴之功歸之邾虎

新序晉文公將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文公用之而勝鄴將賞趙衰趙衰曰君將賞其末乎賞其本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邾虎公召邾虎曰衰言所以勝鄴遂勝將賞之曰蓋聞之子子當賞邾虎對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邾虎不敢固辭乃受賞

曹子臧讓國

新序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為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而太子留守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王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為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為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尔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

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為君子藏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于棄之國可謂賢矣故春秋賢而褒其後

爭讓

蒼梧燒讓兄非禮

家語本蒼梧燒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

爭讓

爭讓雖同而成敗則異

莊子水秋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堯王噲讓而絕堯王噲讓而絕堯王噲

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淮南子淮南子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

讓生有餘爭起不足

扣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

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賂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殖子莊子

利不足也劉氏也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

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不讓

不讓

富貴者不讓

莊子莊子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

不能與人柄操死刀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闕其所

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

巧

內有所矜則外有所重

莊子莊子達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徒舟反又音舟又文曰以黃

金注者張注典反又擊也又音昏又音門本亦作猪說文云看矜也其

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郭曰夫必矜養生全

自賢非人之所愛

莊子莊子杻陽子之宋糶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下同孟反賢而去起呂反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又現

自矜非保身之道

莊子餘无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恟音然棄而走逃於深秦音駢有一狙焉委蛇危蛇餘支攬巧乎王王射反之敏給敏也搏捷矢狙性能搏而反王命相去者音趨趨音射反之狙執死而視王顧謂其交顏不疑曰之隄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音去予以至北殛也音殺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重悟音道以助音其色去莊子諷陽子居於梁姓陽名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意請問其故老子曰而也音睢睢

驕矜則人憚而見疎

音維許盱盱音于而誰與居音與而誰與居音與大白若辱音白

荀子音子孔子告子路曰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自能者小人也音奮奮振於也色知謂所知見於顏色也

自大者不大

孔叢子音子子思謂西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音行行止易曰謙尊而光用而不可踰豈非此之謂乎

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直畧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
仙聖毒病之訴之於帝帝怒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禹彊
荒之中有神人面鳥身名曰禺強簡又云北海神也大使巨鼈
龍伯之國有大人率足不盈數色主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
連六鼈合負而趨歸其國灼其骨以數辨計也焉於是岱山輿負
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鯤鵬之大

列子翺然髮北之北莊子子作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
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為鯤鰲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
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
鵬之夷堅聞而志之夷堅未聞亦

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

說苑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東矣獨
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
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
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
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虞氏以驕奢致禍

列子說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成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
言不度量也賈法
今人相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一道而擊之是也古博也博法
故法六曰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瓊為之瓊
互擲采行其行到則即堅之名為曉其即入水食魚亦名
魚每擲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二籌若已率兩魚而不勝者
日波翻雙魚波家獲六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為向射
籌為大勝也反音則他膺魚而笑曰殺我事能取中皆日射
瓊張中反音兩槍他膺魚而笑曰殺我事能取中皆日射

論字按真經本亦或作魚案大博經作鱉上日魚也蓋謂兩魚也
之此目也此言報采獲中斷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鱉也鱉反今
本云論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鱉不用魚用魚不用鱉反今
字。明瓊幾四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
適音隆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
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辱辱我以腐鼠而此不報
無以立音勤權音勤於天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
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驕奢
禍敗不以一塗虞氏无心於陵物而家破者
亦在謙退之行不素著故也。並張湛注

民飢寒而爭驕奢謂之逆

管子攝民有飢餓色而工以彫文刻鏤相輝也謂之逆民有
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綺組相輝也謂之逆



三滿

管子謂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人眾而不理命曰人
滿謂人多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謂武進而不知退也三滿而不

止國非其國也三滿不止

滿盛之國家不可以仕任嫁子

管子泊白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滿於天下則名進而身退
天之道也身俱進者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則敗亡故滿
盛之家不可以嫁子嫁子於滿盛之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危於驕暴



過盛之患

韓非子愛臣太親必危其身威權上逼人臣大貴必易主位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主謂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君之兄弟

聖人不敢當盛

說苑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

新編類意集解諸子瓊林卷之二十



